

重刊夏午真經纂要序

古之聖賢。道高德成。莫不立說著書。以垂教萬世。而又恐智愚不一。篇簡繁多。不能遍觀而盡識。於是刪繁就簡。掇其要旨。使人易知而易行。亦足見前聖循循善誘之苦衷矣。耀謹按

教主本行實錄。於前明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夏。因松江門人

姜雲龍。陳濟賢。徐光啟。呂克孝等。請編集經書。校定命梓。

冬十一月。著道統中一大旨。命盧子結集。迨甲午冬十一月。

禮部移文購天下遺書。郡縣徵求教主之書甚切。乃命盧子再加

刪校編定。盧子承命。編次分為三十六冊。標其名曰。林子三教正宗。又承教主命。將正宗採輯結為三一教主夏午尼經三十六卷。結成之夜。圓光吐華。斗母下降。教主起備衣冠。率盧子瞻拜。因語盧子曰。今夜之瑞為子結經現也。又自喜曰。吾之書至今而始定。機緣世數。夫豈偶然。遂刻刷以應徵取。時大尹嚴公廷儀覆核。教主素履以解部云。學宗洙泗。性識先天。挽二氏以歸儒。率門徒而宗孔。其所著述。無非挽儒道釋之流弊。紹孔老釋之真傳。以心身性命為實學。三綱五常為日用。

士農工商為常業。不有日用之常道。則專性命者。必至於荒唐
枯槁。不有四民之常業。則兼體用者。無所賴以為善。此三教
之所以必合于一也。內外兼修。自度度人。天地人之元機。發
揮殆盡。皇帝王之學術。宣說詳明。卷卷真詮。篇篇至理。不
惟有功於往聖來學。亦且有裨於天下國家矣。至丁酉正月。教
主慮諸經卷帙浩繁。再命盧子於所集者纂其大要。以便人之觀
覽。題曰。三一教主夏午尼經纂要。又著經訓一卷。自是而教
主之經。乃流傳於天地間矣。奈代遷年久。印板既亡。真本罕

覲。傳抄不免遺錯。耀於同治十一年壬申十月二十日。承吾師

智達

陳先生遺命重刊。至光緒十九年癸巳夏。謀諸同門道友共樂捐貲。重刊夏午真經。及甲午冬刻竣印刷。分送諸道友。皆大歡喜。因又謀重刊纂要。令工書者分寫。至丁酉正月始畢付梓。耀思重刊年月甲子。與盧子承命結集採纂。年月甲子。一兩相符合。道之替隆。似有定數。此殆冥冥者主宰於其中矣。不可卜斯道之將興乎。願諸同人信受奉行。留心講究。其毋負教主著書垂訓之深心。與吾師遺命重刊之至意則幸矣。付梓訖。

謹書數語於簡端。亦聊以誌喜云爾。

峇

大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正月莆陽悟本堂門人梁

普耀

敬書



夏午經纂要目錄

一卷(元部)

夏總持經纂十五章

一

夏訊釋經纂十七章

一十九

如來性經纂四章

三十

二卷(亨部)

眾妙玄經纂五章

四十

大成時經纂四章

五十

反身誠經纂三章

五十九

三卷(利部)

度世正一經纂十一章

七十三

中和位育經纂十五章

八十一

明光普照經纂十三章

九十一

四卷(貞部)

最上一乘經纂九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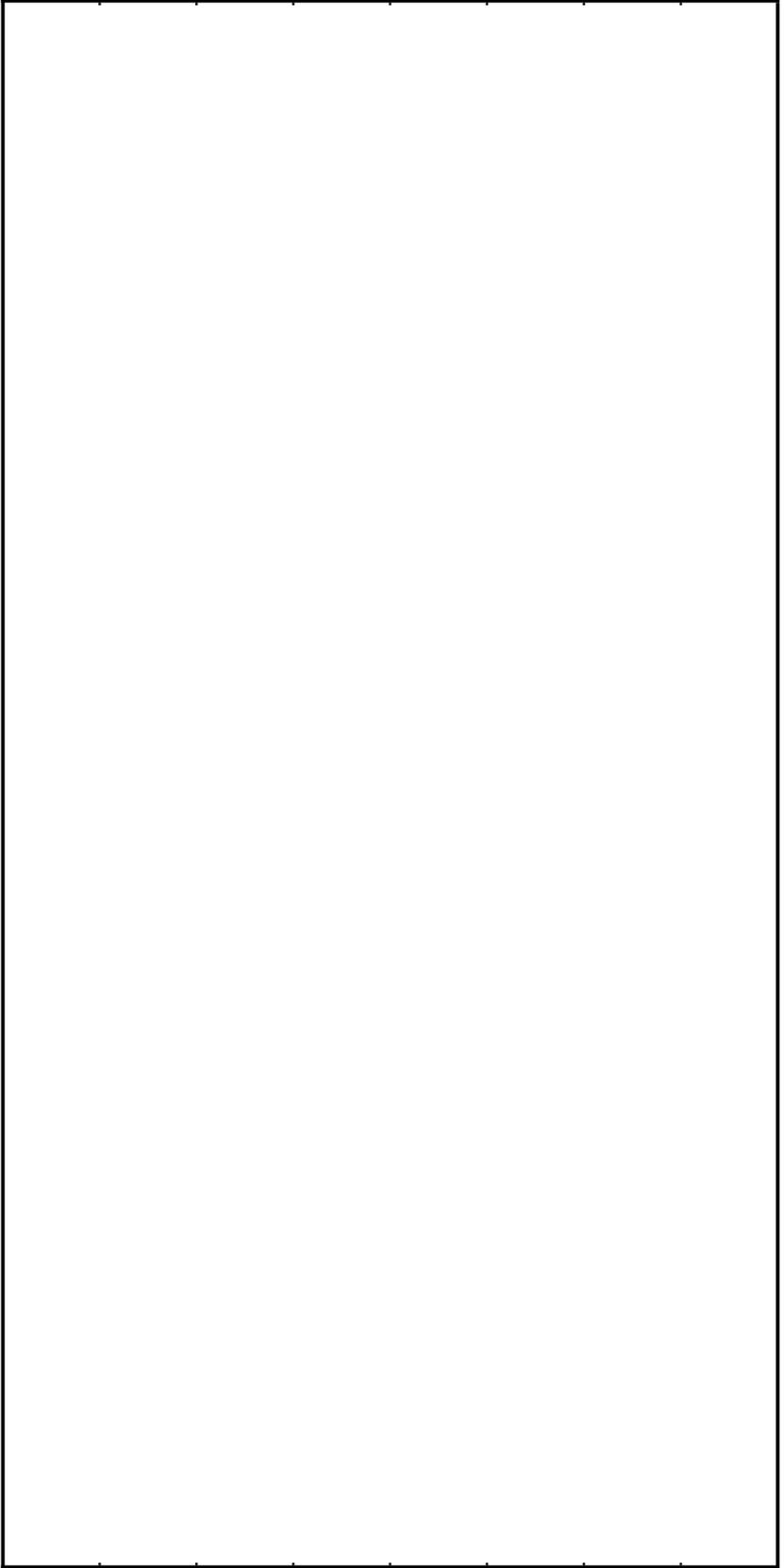
一百零一

洞玄極則經纂十章

一百一十八

道統中一經纂十六章

一百二十五



夏午經纂要卷一

持經弟子盧子文輝
結纂

門人陳衷瑜
校錄

夏總持經纂十五章

三一教主言。道也者。所以本乎其教也。教也者。所以明乎其道也。但世人不識道與教之分也。故以教為道焉。豈不謂之教三。而道亦三耶。殊不知儒氏以其道而儒之。以教人也。而非儒自儒以為道也。道氏以其道而道之。以教人也。而非道自道

以為道也。釋氏以其道而釋之。以教人也。而非釋自釋以為道也。

三一教主言。夫道。一而已矣。而教則有三。故孔子之教。聖教也。老子之教。玄教也。釋迦之教。禪教也。亦自有立本。亦自有入門。亦自有極則。然而孔子之教。必以立本為先者。何也。抑以世間法。民可使由也。若老子之入門。釋迦之極則。不謂之出世間法。而不可以使知耶。體天弘化。各有司存。此其教之所由以異也。

三一教主言。余之所以合三氏之教。而一之者。非他也。三綱四業。而為教之始也。見性入門。而為教之中也。虛空本體。而為教之終也。合始中終而大之。述而非作。而變而通。似有出於一人之所建立者。不知有儒。不知有道。不知有釋。而為教之一也。非今非古。無是無非。此余三教合一之本旨。而非矯世以為異也。

三一教主言。從古以來。孰有大於孔老釋迦哉。而孔老釋迦之所以大者。以其知我之夏之有所謂真去處者在也。但三氏者流。

不知我之夏之有所謂真去處也。而其揣度億逆。實悖於孔老釋迦之道。而各自以其邪師之所相授受。而謂孔老釋迦之道。不過如是也。標門自尊。互相同異。此孔老釋迦之道之大。不明於天下萬世也。

三一教主言。夏也者。大也。而太極在其中矣。太極而陰陽也。陰陽統於夏。陰陽而五行也。五行統於夏。退藏於密。即儒是夏。谷神不死。即道是夏。如是降伏。即釋是夏。光明藏者。夏也。活潑潑地者。夏也。玄關竅者。夏也。呼吸根者。夏也。

樂處者。夏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夏也。一貫者。夏也。而得一歸一者。亦夏也。執中者。夏也。而守中空中者。亦夏也。以言乎其居。吾身之廣居。以言乎其位。吾身之正位。以言乎其道。吾身之大道。恍恍惚惚。杳杳冥冥。涅槃妙心。普現一切。塞乎天地之內。超乎天地之外。先乎天地之始。後乎天地之終。

三一教主言。儒亦夏也。而仲尼之道在我矣。道亦夏也。而黃帝老子之道在我矣。釋亦夏也。而釋迦之道在我矣。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在太極之上不為高。在六極之下不為深。先天地生不為久。長於上古不為老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論覆則如天。而四生普蓋。論載則如地。而六道俱承。論明則如日如月。而光騰八表。輝徹古今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儒。世間法也。道與釋。出世間法也。而所謂夏者。亦夏亦儒。亦世間法也。亦夏亦道。亦夏亦釋。亦出世間法也。

三一教主言。先天之理。夏備之矣。先天也者。天之先也。生
天生地生人。而為天之先者。先天也。故天者。氣也。而先天
不屬氣。地者。形也。而先天不屬形。惟夏則非天非地。非氣
非形。微乎微乎。其不可得而名言乎。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
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而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
矣。皇之所以為皇。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而皇帝王
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儒之所以為儒。道之所以為道。
釋之所以為釋。而儒道釋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天得

夏以清。地得夏以寧。人得夏以聖。皇得夏以道。帝得夏以德。王得夏以功。儒得夏以仁。道得夏以玄。釋得夏以空。莫非天也。而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得夏以照以臨。莫非地也。而山嶽河海之屬於地者。得夏以峙以流。大而元會運世之終始乎天地者。得夏以綱以維。小而飛走動植之並育於天地者。得夏以生以成。

三一教主言。太極分而為三才。曰天。曰地。曰人。人有三宗。曰儒宗。曰道宗。曰釋宗。儒以孔子為宗。道以黃帝老子為宗。

釋以釋迦為宗。

三一教主言。太極者。一也。天以一而陰陽之。而一陰一陽者。天之道也。地以一而剛柔之。而一剛一柔者。地之道也。至於人則以一而仁義之。而仁義之道。莫大於三綱。故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者。三綱也。而天下萬世。顧乃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以斷棄此三綱者。亦獨何與。至於男而婚之。女而嫁之。亦且不能盡此人道之大。而三綱為之不振者。蓋亦有之。噫。安得有盡性至命之徒。而與之論天地人之始。

儒道釋之初。男必婚。女必嫁。陰陽剛柔仁義之大道也哉。

三一教主言。乾以成男。坤以成女。男非女無以生。女非男無以成。夫婦之所以別也。父子之所以仁也。君臣之所以義也。人道之重。至於如此。今道釋者流。飄然雲外。其有夫婦之別乎。不有夫婦之別。其有父子之仁乎。不有父子之仁。其有君臣之義乎。不有夫婦。不有父子。不有君臣。此則人道之缺典也。余嘗因此而推言之。古之聖人。立此君臣。以教天下萬世之義也。立此父子。以教天下萬世之仁也。立此夫婦。以教天

下萬世之別也。今道釋者流。顧乃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而與古之聖人之所以教人者。異矣。又不謂之聖人之缺典耶。此余歸儒之教之所由立也。余復因此而推言之。天地以陰陽剛柔。化生萬物。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蟲草木之森列。莫不有陰有陽。有剛有柔。今道釋者流。顧乃反其陰陽之常。悖其剛柔之義。以自棄於天地造化之外。而不恤也。不謂之天地之缺典耶。此余原宗之圖之所由說也。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則亦有然矣。日淪地中。反晝為夜。

而夜則有月以照臨之。而況有所謂火焉。而麗木以明歟。月也火也。非所以補日之缺典乎。天使陽生萬物。復使陰出佐陽以成之。陰以成之。又非所以補陽之缺典乎。若聖人者。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之所不及者也。民之未有宮室也。則處之以棟宇。民之未有粒食也。則教之以稼穡。民之無以引重而致遠也。則利之以服牛乘馬。易詩書春秋禮樂者。六經也。聖人之精。因經以示。文辭體裁。且不沿襲。大學之書。論語之所未嘗道也。中庸之書。大學之所未嘗及也。孟子之書。中庸之所未嘗發也。

堯舜之中。孔子則貫之以一。孔子之仁。孟子則益之以義。若後世儒者之所論著者。文辭體裁。相沿相襲。況有能自出一家言。而言其心之所自得者乎。譬如以水益水。以火益火。汗牛充棟。將焉用之。此余之所以不自揣分。以竊窺天地造化之微。聖人立言之旨。漫托空言。以補人道之缺典云。

三一教主言。黃帝老子人倫之大。載之史書可考已。今請得而詳言之。黃帝四妃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顓頊帝嚳。以及唐虞夏商周。皆其孫子。則是黃帝之教。未嘗遺人

倫也。老子之子宗。宗為魏相。封於段幹。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則是老子之教。未嘗遺人倫也。至於釋氏。亦嘗考其故典矣。若釋迦為釋氏之宗。曾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夫婦之別。父子之恩。釋迦亦兼而有之。則是釋迦之教。亦未嘗遺人倫也。且今之真人府。張道陵之後也。道陵漢和帝時人。孫子傳至於今不絕。是道家之人倫。余嘗見其人矣。鳩摩羅什。已證大乘。乃生二男。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廡舍。是釋氏之人倫。余又聞

其語矣。夫上觀之黃帝老子釋迦。下觀之張道陵鳩摩羅什。皆有人倫如此。竟不知今之道釋者流。所學者。誰之學也。所道者。誰之道也。

三一教主言。余嘗考之道書曰。休妻不是道。又嘗考之佛書曰。何須要去妻孥。如或離棄父母。深棲遠遯。不續綱常。以為高且潔者。不惟非儒者之道。是亦二氏之異端也。誠使內能明乎心性之學。外不絕乎人倫之大。並時兼修。不相妨礙者。上也。或先續綱常。後了斯道。如釋迦生子羅睺羅。然後靈山說法。

向子平婚嫁已畢。遂飄然遍遊五嶽。或先了斯道。後續綱常。如鳩摩羅什。已證大乘。而別立廡舍。邵堯夫四十始昏。而生子者。次也。

三一教主言。心性明矣。復在家而倫屬之。是二氏而黃帝釋老。即是二氏而仲尼也。

三一教主言。性而心也。而一神之中炯。命而身也。而一氣之周流。故聖人之學。盡性而至命也。賢人之學。存心以養性。修身以立命也。

三一教主言。何以謂之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也。蓋無始氏。而後有泰始氏。泰始氏。始為擘破洪濛。而以其虛空中一點真陽。以胎天生天。而天開於子也。胎地生地。而地闢於丑也。迺今正值天地之運。午將過中也。誰有能大發誓願。以豫為數萬年真陽來復之計。以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乎。然非有古今之一大聖人。不能為已。由午而未。而申而酉。而戌而亥。以漸收真陽而終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前天地而藏諸用。豫之以成其能也。卒成之終。迺反其始。而天之所以復開於子。地之

所以復闢於丑。以漸還真陽而始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顯諸用。贊之以成其能也。由是觀之。天地不能自始。不得聖人之終。則無以為始。天地不能自終。不得聖人之始。則無以為終。而其所以終而始之。始而終之。以來復萬古之真陽者。斯其有功於天地也大矣。然惟此一真陽也。始於泰始氏。而無所於始者。無始氏也。而天地人共之矣。放而彌之。而周流於六虛之外。而無不足。收而斂之。而退藏於一人之身。而非有餘。其天地聖人之所以能相陰陽。而迭終始者乎。易曰。原始

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夫豈惟人哉。而天地且不能違矣。故不知我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我之乾坤。重立我之性命者。未也。不知天地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未也。

夏訊釋經 纂十七章

三一教主言。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論語又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豈不以道本虛空也。無高無下。無內無外。無遠無近。而真性如如之分量者。則固

有若是其大也。然即性即道。即道即仁。而天地萬物。則咸囿於我如來之法身矣。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儒氏之仁者。釋氏之如來也。故曰能仁是釋迦。然而釋氏亦稱仁矣。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似此重任。不謂之荷擔如來而何。萬物皆備。反身而誠。先立其大。是謂大人。

文輝曰。教主言。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豈非所謂了生死不相幹之地。覩鬼神所不破之機耶。

三一教主言。學道之士。須了吾身九天之上。以至於九天之上。

而無其上也。須了吾身九地之下。以至於九地之下。而無其下也。故曰虛空本體。而本體之虛空。本如是其大也。儒門嘗曰我聖學也。學不至於孔子不已也。道門嘗曰我玄學也。學不至於老子不已也。釋門嘗曰我禪學也。學不至於釋迦不已也。

三一教主嘗謂之曰。下學上達。先後次序。不可紊也。汝能如地之無不持載乎。汝能如天之無不覆幬乎。汝能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乎。如此極則地位。而非可以易言也。弟子問何謂也。

三一教主乃為之誦醒心詩曰。西北遙通裨海間。呼來吸轉崑崙山。黃河真息深深裏。一氣地中自往還。而曰一氣自往還者。豈非所謂與天地同用耶。乃復為之誦道家詩曰。混沌生前混沌圓。個中消息不容傳。劈開竅內竅中竅。踏破天中天外天。而曰天外天者。豈非所謂與太虛同體耶。然余夢中亦有詩曰。春信滋滋發。夏大長瓊葩。秋結黃金實。冬復老元家。夫春發夏長秋結冬復者。豈非所謂與四時合其序耶。然而釋家亦有詩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切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夫始而

金星出現。既而日月照臨。豈非所謂與日月合其明耶。

三一教主言。何以謂之無為。無為者。真常也。未發之中也。

私欲淨盡。無復可得而損益之者。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若也致虛。或有一毫之未極。守靜。或有一毫之未篤。則亦尚有可得而損者。而安能遽到於無為之地耶。何以謂之無為而無不為。中庸曰。至誠無息。周濂溪曰。誠無為。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寂然不動之中。而有真不息者在焉。何為之有。由是而悠遠。由是而博厚。由是而高明配天配地。而章而變而

成。是乃至誠不息之真機也。故曰無為而無不為。豈非所謂取以本利。而以利為本耶。然而何以謂之常無欲也。蓋言真常之性。本無欲也。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豈非其所欲者。乃從無欲中來乎。而道家所謂無私年間立愛欲者。亦此意也。故無愛而愛。愛不屬情。無欲而欲。欲本於利。

三一教主言。釋氏極則之教。既曰性門。又曰空門者。何也。蓋性本空者。真空也。故人法。塵也。而空其塵焉。空之者。亦塵也。知見。塵也。而空其塵焉。空之者。亦塵也。起心之

謂妄。妄。塵也。心而空之。亦是妄心之塵。意之所向之謂欲。欲。塵也。意而空之。亦是所向之塵。豈曰極則之教。而為性門之真空也哉。

盧子文輝言。我之性空也。天地之性空也。以我之空。而空天地之空。而天地有不位乎。我之性空也。萬物之性空也。以我之空。而空萬物之空。而萬物有不育乎。故曰率性之謂道。

三一教主言。得此這個。乃是正法眼也。天地萬物。無不包羅。故曰藏。而涅槃妙心者。六祖所謂不離當念是也。

易曰。闢戶之謂乾。闔戶之謂坤。一闔一闢之謂變。故始而以吾身之乾坤。而闔闢之。則自然有一點真陰之丹。落乎其間矣。既而以天地之乾坤。而闔闢之。則自然有一點真陽之丹。落乎其間矣。終而無天無地。無乾無坤。既無乾坤。安有闔闢。則自有不乾之乾。不坤之坤。不闔之闔。不闢之闢。不屬於吾身。不屬於天地。其有壞乎。其無壞乎。

三一教主言。余又有所謂陰丹陽丹者。其義甚大。非徒為我一身焉已也。故棲跡於斷澗絕谷。飄翛於綠霧白霞。剝其陰以復

一身之陽者。是乃自度者之所為也。故余命之曰陰丹。達其道以憂天下。窮其道以憂萬世。剝其陰以復天地之陽者。是乃度世者之所為也。故余命之曰陽丹。

三一教主言。帝王之學。雖與凡庶不同。然亦有內丹。有外丹。惟道惟德。煉性修心。滌渣鑿慝。欲不為累。辟如金之精純粹美。而無有不善之念。雜乎其間者。內丹也。群生樂育。異俗向化。蕩蕩熙熙。無為而治。此其為利之大。傳之子孫世世不絕。雖不雜以黃白之術。而帝王之外丹成矣。

三一教主言。玄中之竅者。空門也。空門者。虛空之門也。三世諸佛。都從此中出。故曰一竅能納太虛空。

盧子文輝言。心之虛空。能通於身之虛空。身之虛空。能通於天地之虛空。天地之虛空。能通於虛空之虛空。豈非所謂竅以虛而開。虛以竅而達。虛虛相通。共成一片者耶。

三一教主言。太上契機。其次知機。然而何以謂之契機也。蓋契機也者。契其機也。機與我相為孚契而不二者。契機也。故契機也者。不知是機是我。是我是機。又不知即機即我。即我

即機。殆將不知有機。而忘機忘我。不知有我。而忘我忘機者矣。豈曰知之云乎哉。

三一教主言。曾參之唯。豈非所謂契其機耶。而孔子必先呼其名者。何也。此蓋所以觸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既萌。則即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萌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耶。

三一教主言。聖人有至教。悟性有別傳。故教外之教。謂之至教。不言而傳。謂之別傳。而汝以為教外別傳者。其有所於傳。

有所於教乎。其無所於傳。無所於教乎。傳而無所於傳。教而無所於教乎。無傳而有所於傳。無教而有所於教乎。其傳而不在於傳。教而不在於教乎。其傳而非其所傳。教而非其所教乎。無傳無無傳。無教無無教。其殆機之相為啟。而神之相為通乎。然必至於不知有傳。亦不知有別傳之傳。不知有教。亦不知有教外之教。不知有機。亦不知機之相為啟。不知有機之神。亦不知神之相為通。然後方可謂之無教之至教。無傳而有傳也。

如來性經 纂四章

三一教主言。佛性如如。是我真經。而亘天亘地。亘古亘今。不可得而變。不可得而壞也。而所謂如來者。乃我空寂中之真我也。能使我神通朗發。智慧日長。能滅度諸無量無數無邊眾生。以自證佛果。以共荷擔此自性如來也。然古之人有此如來也。而以其如來說如來也。今之人亦有此如來也。而以其如來說如來。及說古如來之所說如來也。或言我。或言如來。如來即我。我即如來也。夫如來者。豈其無所從來與。而我之如來。蓋從不空中來爾。然而何處不是我。故來而無所於來者。如來

也。以其不可得而明言也。而強形容之曰如。又曰如如。縱我終日言之。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而已矣。即千經萬卷。亦不能明言之以告人。而只曰如。曰如而已矣。三一教主言。如來也者。無為也。無不為也。惟其無為無不為也。故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也。汝母謂如來能深入萬物之性。以主張萬物而方便之也。抑亦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汝母謂如來能深入天地之性。以主張天地而方便之也。抑亦能深入虛空之性。以主張虛空而方便之也。抑亦能深入虛空之性。以主張虛空而方便之也。

便之也。夫無虛而無不虛矣。無空而無不空矣。則命自我立。性自我出。而天地且不得而性我。而命我也。夫命自我立矣。性自我出矣。則不神而神。非氣而氣。而天地且不得而神我。而氣我也。豈曰天地不得而神我氣我。性我命我焉已哉。我將以神氣。而神氣乎天地。神氣乎萬物矣。而天地萬物。有不賴我之神以為神。賴我之氣以為氣乎。我將以性命而性命乎天地。性命乎萬物矣。而天地萬物。有不賴我之性以為性。賴我之命以為命乎。而所謂致中致和。以位天地。以育萬物者。豈非聖

人盡性至命之學與。然而夫人孰不有真性。孰不有真我。孰不有如來。而自見如來。是自見真性也。自見真性。是自見真我也。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亦從如如不動中來爾。自覺覺他。清淨圓滿。故名之曰佛。佛一我也。佛而我矣。即我即佛。又焉有佛之可做耶。眾生亦一我也。眾生而我矣。即我即非眾生。又焉有眾生之可度耶。故我無佛也。迷我而眾生之。則眾生矣。我無眾生也。悟我而佛之。則佛矣。故不識如來。即不識我。既不識我。安能作佛。

三一教主言。如來即佛。佛即心也。心本清淨。常常如是。即我即清淨佛。心本智慧。常常如是。即我即智慧佛。心本廣大。常常如是。即我即廣大佛。心本無礙。常常如是。即我即無礙佛。心本日光。常常如是。即我即日光佛。心本月光。常常如是。即我即月光佛。心本無去無來。常常如是。即我即見在佛。心本無生無滅。常常如是。即我即圓滿佛。真佛非一佛。百億化身佛。百億化身歸一佛。一佛由來百億佛。百億化身一佛體。一佛百億化身用。體用如如總不知。如如即是太虛底。

三一教主言。夫我而自造性命矣。我而復返虛空矣。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從此而出。故曰乃至無有少法可得。若所謂自造性命。復返虛空而謂之非法而何。其曰法尚應捨者。捨此法也。然乃至二字之義。不可不知也。始於有所得。有所得而得。得而非有所得也。終於無所得。無所得而得。得而非無所得也。文殊大士曰。乃至於無有言語文字。乃真入不二法門。而文殊乃至二字。亦此義也。我於是而知未到彼岸。不能無法。既到彼岸。又焉用法。古人有言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

若也不能離法。即是未到彼岸之人矣。夫豈有既到岸。乃反濡滯於一筏之中耶。故必乃至於無有少法可得。無有言語文字。然後方可言如如。方可言虛空。方可言真經。方可言金剛不變不壞之體。方可言真到彼岸。方可言真入不二法門。方可言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方可言第一波羅蜜。方可言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方可言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方可言盡滅度之。而無餘。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方可言無法相。無非法相。方可言非身大身。方可言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

有邊。不可思議功德。方可言如來。言稀有世尊。而所謂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者。由此其選矣。時

三一教主乃復說偈言曰

佛本無佛 我不是佛 我即是佛 我不名佛 我不名佛
人不我佛 人不我佛 我不是佛 儒者需人 是世間人
仙者山人 出世間人 佛者弗人 盡虛空界 我不是佛
無虛空界 盡虛空界 有界有盡 無虛空界 無界無盡

無虛空界盡

無虛空界無盡

虛空界非有盡

虛空界非無盡

佛與無佛 是平等佛 佛佛無佛 世尊曰佛

夏午經纂要卷二

持經弟子盧子文輝
結纂

門人陳衷瑜
校錄

眾妙玄經纂五章

三一教主言。道在天地。天地不知也。道不知也。道在聖人。聖人不知也。道不知也。豈曰無所於知。亦且無所於得。若夫天地自以為知乎道也。自以為得乎道也。即是天地且不可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知乎哉。道其有所於得乎哉。聖人自以為知

乎道也。自以為得乎道也。即是聖人且不可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知乎哉。道其有所於得乎哉。故謂道為大者。以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謂天地為大者。以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謂聖人為大者。亦以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夫惟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故能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滌除玄覽。明白四達。深矣遠矣。乃至大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為也。而無不為也。無得也。而無不得也。而聖人之所以天者。如是而已矣。而天之所以道者。如是而已。

矣。

三一教主言。然何以謂之玄也。豈非從萬物之母中發出來也。故玄耶。何以謂之玄之又玄也。豈非從天地之始中發出來也。故玄而又玄邪。何以謂之玄牝之門。而曰天地根也。豈非吾身之天地。吾身之玄牝邪。吾身天地之根。吾身玄牝之根邪。吾身玄牝之門。吾身天地之門邪。易曰。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余於是而知天有天之門。地有地之門。而天地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天地生。而為天地之根乎。故天地之根。

乃天地之所由以分天而分地也。猶玄有玄之門。牝有牝之門。而玄牝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玄牝生。而為玄牝之根乎。故玄牝之根。乃玄牝之所由以分玄而分牝也。說卦曰。乾為首。坤為腹。而腹之真去處者。眾妙之門也。天地之根也。至虛至無。道德備矣。故守此則謂之守中。得此則謂之得一。然而中也者。其可得而中乎。中而無所於中者。中也。一也者。其可得而一乎。一而無所於一者。一也。守也者。其可得而守乎。守而無所於守者。守也。得也者。其可得而得乎。得而無

所於得者。得也。無中無無中。無一無無一。無守無無守。無得無無得。故天而未始有天者。無也。由是而天。天非生於無乎。地而未始有地者。無也。由是而地。地非生於無乎。人而未始有人者。無也。由是而人。人非生於無乎。有無相生。而天地人之所不能外也如此。

三一教主言。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既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矣。而又能知所以法天以立極。通關以煉形矣。豈曰能脫離生死。以身天地。亦且能超出天地。以

身虛空。豈曰能超出天地。以身虛空。亦且不知有身。而虛空亦且忘之。蓋人身一小天地也。而心臍相去。只有八寸四分。而天地之間。適當四寸二分之一中處也。東木西金。南火北水。而中央土也。苟能以吾身一點之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水火既濟。乃結陰丹。故亥子之間。雖以採取吾身之陽。亦以採取天地之陽。夫既採取天地之陽矣。則天地之陽。有不悉歸於我之身乎。巳午之間。雖以採取吾身之陰。亦以採取天地之陰。夫既採取天地之陰矣。則天地之陰。有不悉歸於我之身乎。然

天地非大也。吾身非小也。而天地之氣。常與吾身相為流通。太虛非無也。吾身非有也。而太虛無氣之氣。常與吾身相為聯屬。蓋我之氣。天地之氣也。我能先氣我之氣。然後能氣天地之氣。以為我之氣也。既能氣天地之氣。以為我之氣也。則能以我之氣。而融通於天地之氣。而與天地之氣。為同流矣。如此則天地廣大之中。自然有所凝結。而與我之丹。相為配合。然後方可名之曰陽丹也。我之虛。太虛之虛也。我能先虛我之虛。而後能虛太虛之虛。以為我之虛也。既虛太虛之虛。以為

我之虛。則能以我之虛。混合於太虛之虛。而與我太虛。為同體矣。如此則太虛空洞之中。自然有所凝結。而與我之丹。相為配合。然後方可名之曰舍利光也。此其至矣。不可以復加矣。無思無慮。無意無為。豈其有則也。而必曰則者。何與。豈其有證也。而必曰證者。何與。極之一字。且不可得而言矣。而曰則曰證。特借其言以發明之爾。故以天地之廣大以為身矣。而身其身者。猶為未也。以太虛之空洞以為身矣。而身天地者。非其至也。然必至於虛空而粉碎之。則是虛空又且忘之。而況

於天地。況於身乎。故曰非身大身。非我是我。無太虛無我。無我無太虛。

三一教主言。道也者。混然而無也。故天有日月星辰。而道則日日月月。星星辰辰者也。地有山嶽河海。而道則山山嶽嶽。河河海海者也。物有飛走動植。而道則飛飛走走。動動植植者也。春夏者以生以長。孰其能春能夏者乎。秋冬者。以收以藏。孰其能秋能冬者乎。且人之一身。耳目手足。拘於物也。果孰為之視且聽者乎。果孰為之持且行者乎。由是觀之。何物非道。

何道非物。何有非無。何無非有。有與無而相入。物與道而相含。造化無窮。生生不息。

三一教主言。夫形氣者。天地之細也。而天地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形氣之外。而非形氣之所能拘也。心身者。聖人之細也。而聖人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心身之外。而非心身之所能拘也。故太虛其虛空乎。而形氣充塞於太虛之中者。太虛不知也。天地其虛空乎。而庶類徧滿於天地之間者。天地不知也。聖人其虛空乎。而萬事萬物森羅於聖人之前者。聖人不知也。故太虛

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特其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爾。而其所以覆載照臨。所以錯行屈伸。所以流峙。生生化化者。亦皆太虛之妙用也。亦皆天地之妙用也。亦皆聖人之妙用也。同一虛空也。同一妙用也。余故曰。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

大成時經纂四章

三一教主言。蓋儒之道。莫盛於孔子。今以孔子之儒言之。衣冠以正。瞻視以尊。動容以禮。而諸凡所以理身者。無不備於

孔子時中之儒矣。父子以仁。兄弟以序。夫婦以別。而諸凡所以理家者。無不備於孔子時中之儒矣。君之使臣也以禮。臣之事君也以忠。內統萬民。得以順治。外撫蠻貊。又且威嚴。而諸凡所以理天下者。無不備於孔子時中之儒矣。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教民稼穡。與夫蠶桑。而諸凡有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者。亦無不備於孔子時中之儒矣。蓋自唐虞夏商周之世。在上則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在下則有皋夔稷益伊周之為相。悉以宣著儒者之教於其先。由是而漢而唐而宋。以及今

日。在上而為君為相者之所推行。在下而為師為儒者之所紀輯。又以發明儒者之教於其後。是孔子時中之儒。其來尚矣。而汝以為天下萬世。有能外於孔子時中之儒者乎。若夫道釋之教。而載之丹書梵經者。皆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余曷嘗以道釋之教為非哉。第以出世間法。難與世間人道也。釋氏嘗有言曰。與汝言者。即非密也。此孔子之所以欲無言也。而無隱之機。豈在言傳。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若道家所謂收拾心身歸之一處。以復我一點靈明者。非儒者所謂心之

精神之謂聖邪。雖曰猶有可得而言者。然終不若孔子之教。皆天下萬世之所易知者。易知則易從。而余所謂歸儒宗孔者。殆以其所易知而易從者。以與天下萬世共之。張子厚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者。是也。若或以不可使知之道。而強人以必知。以必從。以厚望天下萬世。則天下萬世其有不驚不怖。而重其疑畏之心邪。然而所謂儒者何也。通天地人而一體乎萬物者也。故儒也者。需也。從人從需。為人所需者。儒也。棲棲皇皇。席不暇煖。孔子以其心之聖。為人所需而儒也。豈特孔子以其

心之聖。為人所需而儒哉。三皇以其皇為人所需者。皇而儒也。五帝以其帝為人所需者。帝而儒也。三王以其王為人所需者。王而儒也。豈特皇帝王以其心之聖。為人所需而儒哉。天以其無不覆幬為人所需。天亦儒也。地以其無不持載為人所需。地亦儒也。由是觀之。儒也者。合天地皇帝王而一之焉者也。而孔子之儒。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焉者也。惟其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故其為萬世一人。萬世之一大儒也。惟其為萬世之一大儒也。故萬世之儒之道之釋。所當合而宗之。而歸之於孔子之

一大儒也。

三一教主言。余於是而知性命。非落於空也。即吾心之仁也。吾而盡性至命矣。則可以仁吾身。然豈特可以仁吾身焉已哉。而亦且可以仁斯人。豈特可以仁斯人焉已哉。亦且可以仁萬物。豈特可以仁萬物焉已哉。亦且可以仁天仁地。則是仁之道。不其至大乎。仁之用不其至廣乎。故天開於子。地闢於丑。而天地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有天地矣。而天地之所以而人而物者。亦此仁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男女之所以生者。仁

也。夫既有男女矣。而男女之所以而子而孫者。亦此仁也。一雌一雄。一牝一牡。而鳥獸之所以生者。仁也。鳥獸生矣。而鳥獸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或曲或直。或夭或喬。而草木之所以生者。仁也。草木生矣。而草木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由是觀之。天地人物。皆是吾身之一氣也。而吾身之一氣。豈不流行於天地。長育乎人物耶。

三一教主言。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與精而為一。而會歸於黃中之中而允執之者。此堯

舜之所以開道統之傳。而為萬古聖學之宗也。若孔子一貫之一。是亦精一之一也。余於是而知堯之欽。欽此也。孔子之敬。敬此也。中庸之誠。誠此也。易之艮其止。書之安汝止。詩之敬止。禮之毋不敬。無不在此也。古人有言曰。惟天下之至精。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夫心神也。不有精以養之不可也。蓋人之始生也。而神與精本不相離。而堯舜精一以執中者。直不過以復其不相離之本體爾。故曰性之也。豈非其成性之本體之本如是邪。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心

由性生也。而心屬火。內之肝心脾肺腎。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念念常在於欲。即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即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蒙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

三一教主言。天非中無以運。地非中無以承。人非中無以參。此三才之通道。而三教之聖人不能違也。君子亦惟以其中而用

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故曰君子而時中。小人不知其中之謂何。而亦曰我能用中矣。不謂之無忌憚而何。若堯舜之傳賢也。湯武之放伐也。是遇變而通。定之以吾心之中。而時出之者矣。若燕國之堯舜。秦民之湯武。即是小人之無忌憚。而自以為能用中也。故常而執其經。變而通其權。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安。而為萬世不易之常道者。君子之中庸。君子之時中也。

反身誠經纂三章

三一教主言。我之用。皆天地之用也。故無不覆載者。我之用。

天地之用也。無不照臨者。我之用。天地之用也。以運以行。以屈以伸。以流以峙。以化以生。我之用。天地之用也。若必曰何者是天地之用也。何者是我之用也。即與天地不相似矣。若必曰天地之用。而為我之用也。即與天地不相似矣。若必曰我之用。而為天地之用也。即與天地不相似矣。故我即天地。天地即我也。我也者。我也。無我之我也。若計有我。即不名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我。無我之我也。無我之我。是名真我。又曰。反身而誠。此言身。非身之身也。非身

之身。是名大身。夫真我無我。今且未論。而非身大身。則將何以反之。蓋不以其身之身以為身也。而以其非身之身以為身也。其曰反者。蓋反此非身之身而身之。以復我虛空之本體也。故非身之我。而萬物則皆備之矣。然天地亦物也。其能有外於非我非身。虛空之本體乎。時

三一教主乃復詠言曰

我未生前天是我

我既生後我是天

浩然充塞兩間外

造化機微只一圈

物不自私物亦我
我能廣大我亦人

乾坤父母散殊在
一氣氤氳屬此身

火風地水卻非真
住世百年有此身

若道此身能不死
古今誰是長生人

處處江山處處同
千花萬草任東風

上天下地散殊外
只在吾身竅妙中

三洞由來在我身
欲拼人境卻非真

天臺此去無多路
只是世間出世塵

何思何慮只寂然

儒家靜即佛家禪

行亦能禪動亦靜

由來三教在心傳

行亦是禪臥亦禪

曹溪恰恰有真傳

此身不信元清淨

請看蓮塘出水蓮

儒門反即玄門逆

逆亦修為反自然

了得自然真性在

反成堯舜逆成仙

直將一氣了天人

剝復相尋自有機

但得吾身正氣在

便為天地一陽時

也屬虛空也屬身 惟將一氣究天人

天人從古無分別 宇宙襟懷總一春

三一教主言。夫河圖則用八矣。其中虛者。無極之始也。虛而實之。八而九之。無極而太極也。洛書則用九矣。其中實者。

太極之真也。實而虛之。九而八之。太極本無極也。余嘗譬之草木然。枝枝葉葉。雖云繁矣。而其數則可陳也。未始芽而仁者。太極也。未始仁而本體虛空者。無極也。而其義則難知也。故未始仁而仁矣。仁之而芽芽之而枝而葉者。順也。枝枝葉葉。

而復芽矣。芽矣而仁。仁矣而未始仁者。逆也。然數往之順。由於知來之逆。故曰易逆數也。論語曰。復禮為仁。蓋言果實之仁者。仁也。而禮則芽之。而節文矣。故復其節文。而不使芽者。為仁之道也。孟子曰。湯武身之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又曰。反身而誠。蓋言反之於身。而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者。誠也。其曰復曰反者。不謂之逆數之易。歸根而復命邪。如或不知無極之始。太極之真。而致詳於數往之順。是其所務者外。直在枝枝葉葉間爾。豈曰復禮之仁。反身之誠。而為易逆之義。

聖人之學也哉。余今以其所謂仁。所謂未始仁者。以與汝詳言之。亦以告諸天下萬世之欲為仁者。蓋自父母未生以前。本體太虛而已矣。其余之所謂未始仁者乎。既而父母媾精之後。一點靈光而已矣。其余之所謂仁者乎。而一點靈光之仁。元從太虛中來。我之元神也。由是而氣。由是而形。人惟知有此形氣已爾。美衣美食。以奉養此身也。功名富貴。以尊崇此身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自以為得矣。而孔子之所謂仁者。非惟不能知。亦且不願知也。而其所以不願知者。豈非孟子所謂不

可以已。而失其本心者乎。若能知所以反而求之。則便知父母之所以生我。而我之所以生者。在此而不在彼。而養氣。而存神。以復還我太虛一氣之本初。一點靈光之故物。而孔子之仁。即在我矣。然儒之仁。即道之丹也。故碩果之有其仁也。藉其土而芽之。牝雞之有其丹也。得其陽而雛之。蓋仁。人心也。丹。赤心也。又曰。復禮者。妊仁也。伏氣者。胎丹也。三一教主言。所謂度世者。豈曰以天下之人之身以為身已哉。亦且以萬世之人之身以為身也。若堯舜達而在上。而以天下之

人之身以為身也。仲尼窮而在下。而以萬世之人之身以為身也。窮達雖異。而其心則未嘗異也。且堯舜何嘗不以萬世為心邪。若湯則聞而知之。仲尼則祖而述之。而其身萬世之心。則亦不異於仲尼矣。仲尼何嘗不以天下為心邪。周流四方。席不暇煖。而其心天下之心。則亦不異於堯舜矣。然豈特儒氏為然哉。常清靜經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夫天地且賴大道以生育之矣。豈世之人也。反在於生育之外。而不覆載於天地者乎。又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夫日月且賴大道以運行之矣。豈世之人

也。反在於運行之外。而不照臨於日月者乎。又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夫萬物且賴大道以長養之矣。豈世之人也。反在於長養之外。而不與萬物並生者乎。若老子者。蓋與大道相為渾淪。而一之焉者也。謂非度世而何。然不特老氏為然也。金剛經曰。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蓋如來法身。充滿於法界矣。則能盡法界之

內。而卵生。而胎生。而濕生。而化生。而有色。而無色。而有想。而無想。而非有想。非無想。悉皆在我如來法身中而滅度之爾。此釋氏度世之大。渾然一太虛也。豈不以我之精神氣脈原與天地鬼神。民物古今。相為流通。相為貫屬邪。故我不曰度人。亦且度物。而物而人。咸思有以度之矣。我不曰度鬼。亦且度神。而神而鬼。咸思有以度之矣。我不曰四海之內。而於四海之外。咸思有以度之矣。我不曰天下之大。而於萬世之遠。咸思有以度之矣。無蠢而物。無靈而人。無陰而鬼。無陽

而神。無海而內。無海而外。無前而古。無後而今。無儒而聖。無道而玄。無釋而禪。悉皆包羅於我本體太虛中矣。故我非天也。不屬於氣。而天之所以為天。氣之所以為氣者。一皆在我太虛中之盤古氏矣。故以我之所以為天者。以天天焉。以我之所以為氣者。以氣氣焉。天其有不自我而位乎。我非地也。不屬於形。而地之所以為地。形之所以為形者。一皆在我太虛中之盤古氏矣。故以我之所以為地者。以地地焉。以我之所以為形者。以形形焉。地其有不自我而位乎。獨不觀之未有天地之

先。而盤古氏以胎天以胎地也。既有天地之後。而盤古氏以胎人以胎物也。夫盤古氏胎天胎地。既以異矣。而況於物。而不以為異乎。殊不知人一天地也。而其人之天地。亦一盤古氏也。物一天地也。而其物之天地。亦一盤古氏也。甚而至於儒而胎聖。道而胎玄。釋而胎禪。都從吾身中盤古氏胎出來爾。故能出入造化。屈伸鬼神。表裡人物。進退古今。此三尼之所以超絕千古。出類拔萃。而為乾坤克肖之子。方可以為異矣。

夏午經纂要卷三

持經弟子盧子文輝
結纂

門人陳衷瑜
校錄

度世正一經纂十一章

三一教主言。天地之事。我之事也。我之事。天地之事也。天地之所以事其事者。皆所以事我之事也。我之所以事其事者。皆所以事天地之事也。

三一教主言。余嘗考古釋牟尼氏。則有三千大千世界。總是我

法王身。道清尼氏。則有無形而生育天地。無情而運行日月。儒仲尼氏。則有浩然剛大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余於是而知胎卵濕化。悉皆滅度。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乃民胞物與之分量。本如是而非有所於加也。

三一教主言。夫所謂度世者。余之心也。余豈敢曰能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人皆儒而孔子也。道而老子也。釋而釋迦也。而余之心。蓋必欲以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人皆知儒之所以能孔子。而孔子之儒。固在我也。道之所以能老子。而老子之

道。固在我也。釋之所以能釋迦。而釋迦之釋。固在我也。三氏之教。如日中天。而燦然著明於天下萬世者。余之心也。或者以道釋之教。必斷棄倫屬者何也。

三一教主言。釋迦有妻有子。黃帝有妻有子。老子有妻有子。載之書可考而知也。豈其身親有之。乃反以斷棄倫屬也教人哉。必不然矣。

三一教主言。能盡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能得道也。不能盡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

且不可以為人。而況能得道乎。然而道釋之書亦有之。道書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鑿井。於道何妨。又曰。耕雲鋤月。自家生活。釋書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曰。神通與妙用。運水及搬柴。夫所謂不作不食。自家生活者。東漢孺子非其力不食者是也。然而耕田鑿井。運水搬柴。又皆其所不廢也。則夫道釋者流。顧乃欲棄去其士農工商之常業者。亦獨何與。三一教主言。余嘗考其道於三代。而三代之道。可考而知也。又嘗考其民於三代。而三代之民。可考而知也。是故三代之為

道也。同有此君臣。同有此父子。同有此夫婦。而無異道也。
三代之為民也。均之為士。均之為農。均之為工為商。而無異
民也。至於道釋者流之昌且熾也。人始而不有君臣。不有父子。
不有夫婦。而有異道也。人始而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而有異民
也。今則必欲正而一之以君臣之義。正而一之以父子之仁。正
而一之以夫婦之別。蓋所以使之無異道。而道三代之道也。正
而一之以士。正而一之以農。正而一之以工以商。蓋所以使之
無異民。而民三代之民也。

或問。度世乃釋氏之教也。而孔子亦豈有度世之心與。

三一教主言。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至於老者必思所以安之。朋友必思所以信之。少者必思所以懷之。中庸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其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豈非釋氏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而盡滅度之者哉。又問度世至教也。豈其無位之士之所能行哉。

三一教主言。達而出治。窮以明道。而度世至教。是乃無位之士之所宜行也。若孔子者。特春秋之一匹夫爾。而諸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如有願學孔子者。是皆孔子之徒也。余嘗曰孔子者。度世之聖人也。

或舉佛果羅漢果以問三一教主。

三一教主言。何哉汝之所謂佛果羅漢果也。或曰。昔嘗聞之。所謂佛果者。未先自度。先要度人。所謂羅漢果者。只是自度。更不度人。敢問何者又謂之度人自度也。

三一教主言。夫佛果者。豈曰度人焉已哉。亦且度世。夫涅槃經云。自未得度先度他。懺法曰。先度眾生。然後作佛。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其心猶然以為未至者。佛果也。若所謂羅漢果者。亦惟了此一身。而自以為至矣。昔者孔子之志。在於老安少懷。而顏淵之無伐善。無施勞。子路之車馬輕裘。共敝無憾。不謂之獨善其身。而釋氏所云羅漢果哉。又不觀之禹稷乎。禹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己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

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一身。自以為高且潔者。羅漢果也。或問。度世度人。不可兼而為之與。

三一教主言。釋迦度世也。而正法眼藏。付之迦葉之微笑。孔子度世也。而吾道一貫。寄之曾參之一唯。故度人者。未有能度世。而度世者。未有不能度人者也。

中和位育經 纂十五章

三一教主言。天地之所以異乎人者。以其無心也。無心則無覺。博厚高明。而純乎性命之正矣。人之所以異乎天地者。以其有

心也。有心則有覺。見聞思慮。而鑿乎性命之真矣。

三一教主言。聖人固法天地之無心。以全性命。以成其聖。而天地則藉聖人之有心。以致位育。以成其能。故曰天地無心。又曰人者。天地之心。由是觀之。天地者。聖人之師也。聖人者。天地之主也。然則何以謂之主也。

三一教主言。心者。身之主也。人既為天地之心矣。不謂之聖人者。天地之主乎。又問何以主之。

三一教主言。主之以成其能也。故民之秉彝。各具此三綱五常

之性者。天之能也。而聖人則有以振之惇之。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至於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蟲草木之生生化化。亦皆天之能也。而聖人能使之不亂其紀。不失其寧。不拂其性者。亦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然而成能也者。成能之也。以人之道。而治人之身。因物之生。而遂物之性。是蓋天之能也。而聖人特有以成之爾。

三一教主言。聖人之所以成能乎天地者。亦惟以天地之性命。以知天地之化育者矣。然則何以謂之天地之性命也。

三一教主言。我之性命。天地之性命也。然性命所以化育也。故天地之化育。我之化育也。又問我之化育。

三一教主言。我非我也。非我之我。而天地在我矣。天地在我。則天地之化育。不曰我之化育乎。故知天地之化育者。乃所以盡我之性命也。

三一教主言。苟能致中。而和則自生矣。故以此致中而與天地同和者。以位天地。而天地有自我而位乎。以此致中而與萬物同和者。以育萬物。而萬物有自我而育乎。易曰。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以致中也。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以致和也。
三一教主言。天地之真去處。天地之中也。中而和矣。乃天地
之所以生人生物者。人之真去處。人之中也。中而和矣。而人
之所以生人者。物之真去處。物之中也。中而和矣。而物之所
以生物者。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觀之。則
天地之中之和。人之中之和。物之中之和。雖有大小之不同。
而其致中以致和也。而生生化化。則無有異矣。

三一教主言。致中而後能率性。率性而後能盡性。盡性而後能

至命。故天命之性。蘊之於內。則謂之天德發之於外。則謂之王道。而王道之大。孰有過於位天地。育萬物者乎。

三一教主言。人皆有此中也。有此虛也。而其所以不能相通者。以其心之七竅。有所於瘀。有所於壅也。蓋七竅也者。所以通乎其虛。達乎其氣。而周流於一身之內焉。一或有所蔽塞。則為瘀痰。為壅血而一身之內。不相聯屬矣。天地亦然。土中之竅虛也。而上而崑崙。下而瀚海。竅竅相通。氣氣相貫。殆以吾身驗之。而無不同焉。一或有所蔽塞。則為逆流。為沖決。

而天地之內。不相聯屬矣。故聖人視天地。猶其身也。而所以成能乎天地者。亦惟以其身舉而措之而已矣。宗念九問曰。人皆有此七竅也。而竅竅何以相通。

三一教主言。竅以虛而開。虛以竅而達。而氣氣為之相貫。則自有真呼吸者存焉。

三一教主言。天子建中和之極。而運之於於穆之際矣。夫豈但曰垂衣拱手焉已哉。則自有渾合天地之心。宣和陰陽之氣者在焉。而三公之所以燮理陰陽。三孤之所以寅亮天地。咸以贊佐

天子。以參兩。以化育焉者也。然有其德。而無其位不可也。有其位。而無其時不可也。若天子公孤。則有其位矣。以建中和之極。而燮理。而寅亮。則有其德矣。天啟其運。而人構其會。則有其時矣。故漢高睢水之圍而風作。光武滹沱之役而冰堅。夫此二帝者。豈其能致中以致和哉。而創業之主。中興之君。自有天助之順。構其會。而乘其運者然也。由是觀之。有其德固矣。而位而時。則又焉可少也。

三一教主言。聖人太虛也。而不自知其有。聖人天地也。而不

自知其能。然洪纖高下。孰非太虛之有乎。而太虛不知也。生
成長養。孰非天地之能乎。而天地不知也。若聖人者。以何思
何慮之體。而流通於無聲無臭之中。故能體同太虛。而用妙天
地矣。以此而禮。則為無體之禮。以此而樂。則為無聲之樂。
以此而勸。則不賞而民勸。以此而威。則不怒而民威。遐哉邈
矣。而渾渾淳淳之風。豈真不可復於天下後世哉。

三一教主言。真我無我。本體虛空。而道家所謂不死。蓋謂真
我之虛空。而不屬於生死也。讚曰。我之元精不屬精。精不屬

精。而精之所由以精也。我之元氣不屬氣。氣不屬氣。而氣之所由以氣也。我之元神不屬神。神不屬神。而神之所由以神也。無精而有精。無氣而有氣。無神而有神。有精而無精。有氣而無氣。有神而無神。而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孰非我之元精所由以精。我之元氣所由以氣。我之元神所由以神乎。故真我無我。無我之我。而天地萬物。莫非我也。無我真我。其可得而壞乎。若真我可得而壞之。則天地其誰與位之。萬物其誰與育之。由是觀之。真我之我。其有系於天地萬物也。

大矣。抑豈曰生死之不屬於我之一身焉已哉。

明光普照經纂十三章

三一教主言。夫道也者。以觀天地。而天地得以貞觀者也。以明日月。而日月得以貞明者也。以序四時。而四時得以寒暑者也。以靈鬼神。而鬼神得以屈伸者也。人之所以聖所以神者。道也。物之所以始所以終者。道也。此道之所以運乎虛空之外。伸乎萬象之表。此道之所以至尊無對。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咸囿焉者也。故以此道之尊而處己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以此道之尊而接人也。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賁育遇之失其勇。此古之聖賢之所以生。則與其道而俱生。死則與其道而俱死者。殆為是爾。故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三一教主言。道之明也。聖人也。天地也。道之行也。聖人也。天地也。天地啟其運。聖人執其機。

三一教主言。日也者。丹也。故堯舜之聖。其日之中天乎。仲尼之聖。其萬古之不長夜乎。

佛放大明光。普照十方世界。

三一教主言。光四方而顯西土者。文王之日月也。

三一教主言。天之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而天之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故唐之時。堯日也。舜月也。

禹皋稷契。暨諸百揆四嶽。五星二十八宿也。虞之時。舜日也。禹月也。皋陶稷契。暨諸百揆四嶽。五星二十八宿也。然不特達而在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雖窮而在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故春秋之時。孔子日也。曾參月也。

閔冉而下。五星二十八宿也。若孟子雖日也。豈曾子之所謂秋陽邪。然而日也者。天資之以啟明。月資之以出皎。五星二十八宿。資之以景耀。而天地之陽。則皆萃於日矣。故日也者。太陽也。

三一教主言。堯舜太陽也。而唐虞之世。皆在堯舜照臨之中矣。仲尼太陽也。而萬世而下。皆在仲尼照臨之中矣。堯舜以禦天而抱太陽也。故其兢兢業業以君天下。而其心則惟恐天下之大。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為己憂也。仲尼以素王而抱太

陽也。故其棲棲皇皇以師萬世。而其心則惟恐萬世之遠。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為己憂也。嗚呼。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然則繼仲尼而作。以抱仲尼之太陽者。余尚未見其人也。噫。

或問何以謂之阿彌陀佛也。

三一教主言。阿者。無也。彌者。滿也。陀者。光也。蓋言無處不充滿。無處不光亮。譬之月焉。而川川皆其月也。譬之仁焉。而顆顆皆其仁也。而其所謂佛者。何義也。蓋言佛者覺也。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孔子所謂抑亦先覺者是也。若待安排。若待擬議。便不名覺。便不是佛。而所謂阿彌陀佛之義。其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乎。

或問舍利光之說。

三一教主言。舍利者。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也。蓋舍。譬之方寸也。利子者。方寸中之神也。變動不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光者。光明之義。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佛氏又以方寸為光明藏。亦此意也。故定而能慧。寂而能感。安而

能慮。虛而能覺。誠而能明。皆舍利光之旨也。

心經曰。無無明。而圓覺經曰。永斷無明者。何謂也。

三一教主言。無無明者。本體也。永斷無明者。復此本體也。

蓋本體常明。不費工夫。至於所謂許多工夫者。亦不過求復此本體爾。然塵散而鏡明。雲開而月皎。及其成功一也。

夫心本丹也。而道家謂之煉丹者何也。

三一教主言。日也者。天之丹也。黑而盪之。則日不丹。心也者。人之丹也。物而霾之。則心不丹。故煉丹也者。煉之無所

於煉。以復其心之本體。天命之性之自然也。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何者謂之誠。寂然不動者。誠也。何者謂之明。炯然不昧者。明也。寂然不動之中。而一點靈光。自然發見者。誠而明也。炯然不昧之神。而渾然本體無可執著者。明而誠也。故誠則無事矣。明則反身而誠矣。三一教主言。太極也者。一也。一點靈光也。明也。無極也者。未始一也。一點靈光。未始有也。誠也。余嘗譬之石焉。寂然冷也。又惡有所謂火者。石而擊之。而一點真火生乎其中者。

幾而形也。以薪傳薪。明明之無盡矣。至於薪既窮焉。而火則又安在哉。此乃復其寂然之本體而性者。誠也。故一點靈光者。誠明之幾希也。而輝光朗耀。有若日月之照臨者。誠明之無盡也。

三一教主言。夫太虛也。而天之矣。而地之矣。而復日之矣。若聖人之太虛也。則亦氣天之氣。形地之形。而一點靈光。是亦天地之日也。故日之光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至矣。而我一點靈光之照臨也。其有異於日乎。然有神則有氣。而天之

氣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周矣。而我浩然正氣之充塞也。其有異於天乎。神本無神也。氣本無氣也。而太虛之太虛也。固於天地之內。天地之外。而無不太虛矣。而我空空洞洞之太虛也。其有異於太虛乎。

夏午經纂要卷四

持經弟子盧子文輝
結纂

門人陳衷瑜
校錄

最上一乘經纂九章

三一教主言。盈天地間總是一個精。總是一個氣。總是一個神。我而元精矣。我而元氣矣。我而元神矣。則盈天地間之精。是皆我之精也。盈天地間之氣。是皆我之氣也。盈天地間之神。是皆我之神也。

三一教主言。吾身一小天地也。亦是造化。然非惟吾身有此天地。有此造化也。而父母媾精。亦是小天地。亦是造化。故以父母之造化言之。則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以吾身之自造化言之。則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余於是而知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不曰世間人乎。虛空本體。無有盡時者。不曰出世間人乎。若所謂吾身之自為造化者。乃所以建立吾身之一天地也。而所謂建立吾身之一天地者。乃所以脫離世間。而出世間也。離世出世。建立天地。而去假歸真。斯其

為反識而智者大矣。然此乃道家之所謂自造性命者。翱翔天外。逍遙太虛。數則不得而限之。命則不得而拘之矣。若釋氏復自造化。以歸還我虛空也。則虛空中自然有個性命。性命中自然有個元神。釋氏至此。則不惟不知有元神。亦且不知有性命。不惟不知有性命。亦且不知有虛空。此釋氏分量之大。而極則之地。夫誰得而及之。故道氏而不知所以自為造化。以再立一性命。則謂之旁門。而道非其道也。釋氏而不知所以自為造化。以歸還我虛空。則謂之外道。而釋非其釋也。

三一教主言。孔子之所謂仁者。是乃母胎中一點之種性也。含藏因地。萌蘖其芽。由是而復枝之。而復葉之。而復花之。而復果之。豈非所謂依法修行。以證最上一乘之佛果邪。若徒觀靜以空其心。而曰含靈種性。可以當下成佛也。必不然矣。

三一教主言。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而分量之大。又無不包。出離生死。以身天地。超出天地。以身太虛。虛空粉碎。以成正覺。故能度天度地。度神度鬼。度人度物。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天下之大。萬世之遠。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有色

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悉皆在我如來法身中而滅度之。我是真我。非身大身。自滅自度。無滅無度。

三一教主復說偈言

儒曰知性 釋曰見性 知性性知 非智能知 見性性見
非眼能見 依法修行 自有悟入 既有悟入 便有真知
既有悟入 便有真見 真知無知 無知者知 名為性知
真見無見 無見者見 名為性見 無可測識 性不屬知
無可想像 性不屬見 性不屬知 何以曰知 性不屬見

何以曰見 自性自知 自性自見 自性自悟 自性自度

既曰自悟 非由人悟 既曰自度 非由人度 盡心明心

自悟自度 機非在我 自非我義 神理自彰 不可度量

如是而悟 非我能悟 如是而度 非我能度 非我能悟

正覺正悟 非我能度 正覺正度

三一教主言。釋氏所謂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

法相。一無所得。孔子所謂盡性至命之大也。是名最上乘。其

次則有依法修行。而為上乘。又次則有悟法解義。而為中乘。

又次則有見聞轉誦。而為下乘。夫以最上乘以教人。是亦足矣。而曰上乘中乘下乘者。何也。豈不以人人俱足。個個完成。苟漸有以語之。則安知其不有開其障之重。以拔其根之深耶。

三一教主言。釋氏亦有以戒定慧接大根智者。則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亦有以戒定慧接小根智者。則曰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心名為定。夫戒定慧只合一種。而又有不同者。豈非以根智有大小。而接之各別耶。殊不知心地無非。何者非戒。心地無亂。何者

非定。心地無癡。何者非慧。又曰。自性自戒。戒而無所於戒也。自性自定。定而無所於定也。自性自慧。慧而無所於慧也。壇經曰。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夫曰自性者。乃余所云真心實地。色空所不到處也。其有垢乎。其有淨乎。而曰自淨其心者。心其有垢而可淨乎。心既無垢之可淨矣。其有待於修於行。於度於戒者乎。大凡言自者。皆自性義也。乃所謂自性戒。自性定。自性慧者是也。故曰須從自性中起。最

上一乘之宗旨也。六祖又曰。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又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故欲見性。而不從自性中起者。其能見自己法身。自心佛者乎。

三一教主言。本體是虛空。虛空無生滅。遠離諸相。不屬覺知。故不可以言言。不可以覺覺。不可以見見。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聞聞。無聞無無聞。無知無無知。無見無無見。無覺無無覺。無言無無言。無生無無生。如是如是。應化自然。

三一教主乃復說偈言曰

稽古無始氏 無生我也生 混混沌沌時 我生而無生

無生始生氣 氣生而為天 無生故生形 形生而為地

變化正性合 沖和以為人 人既有性命 安能無生死

夫誰知無生 能證於無生 夫誰知生死 出離於生死

至人知出離 頓悟我無生 頓悟我無死 出離於生死

生死不是我 無生乃是我 我也先天地 無生即是我

我也後天地 無生在天地 我我天地我 何者不是我

夫豈曰天地 太虛皆是我 太虛皆是我 而況於天地

天地皆是我 而況於萬物 日月與星辰 而有此無生

雨風與露雷 而有此無生 山嶽與河海 而有此無生

昆蟲與草木 而有此無生 人其靈於物 人人此無生

不能證無生 何以靈於物 蠢動皆含靈 物物此無生

不能證無生 何以貴於靈 無生無釋迦 無生無寂滅

無生有真我 釋迦此寂滅 無生無老子 無生無清靜

無生有真我 老子此清靜 無生無孔子 無生無時中

無生有真我 孔子此時中 我也本無生 我也非釋迦

我也常寂滅 我本是釋迦 我也本無生 我也非老子

我也常清靜 我本是老子 我也本無生 我也非孔子

我也常時中 我本是孔子 本來無生道 是為真面目

豈曰無色相 亦且無空相 頓悟無生道 何戒與定慧

頓悟無生道 何貪與嗔癡 何者是識神 識神元非我

何者是元神 元神元非我 何者是煩惱 煩惱元非我

何者是智慧 智慧元非我 無生本無我 而安有我相

無生本無人 而安有人相 無生無眾生 安有眾生相

無生無壽者	安有壽者相	無生無滅度	滅度不滅度
若起滅度心	是名滅度相	無生無佈施	佈施不佈施
若起佈施心	是名佈施相	無復滅度相	無生而滅度
若曰我無生	亦是滅度相	無復佈施相	無生而佈施
若曰我無生	亦是佈施相	何名為三昧	正受是三昧
正見是三昧	是名為三昧	若曰我三昧	便是不正受
便是不正見	不名為三昧	受而無所受	是名為正受
見而無所見	是名為正見	一行為三昧	三昧豈在行

三昧自三昧 三昧不在行 一相為三昧 三昧豈在相

三昧自三昧 三昧不在相 何名為禪定 無生外離相

無生內不亂 是名真禪定 何名為懺悔 無生懺前愆

無生悔後過 是名真懺悔 無生本虛空 虛空虛空已

何有於罪愆 何待於懺悔 離迷便是迷 離覺非正覺

迷覺猶在心 安能離迷覺 除妄便是妄 除真亦非真

真妄猶在心 安能除真妄 何有於邪正 何有於迷悟

雖云有起滅 俱無起滅處 以無邪見故 有念便有邪

有邪著邪見	邪見非正見	以無正見故	有念便有正
有正著正見	正見非正見	皈依豈皈依	皈依不皈依
昔有皈依者	何言不皈依	究竟豈究竟	究竟不究竟
昔有究竟者	何言不究竟	見於無所見	無見是真見
聞於無所聞	無聞是真聞	覺於無所覺	無覺是真覺
知於無所知	無知是真知	我也本無生	自然無無明
亦無無明盡	無生無無明	我也本無生	自然無老死
亦無老死盡	無生無老死	不古而不今	不今而不古

古今自古今 無生無古今 舍假以歸真 不起歸真想

萬境本如如 不起如如想 常寂而常照 不起寂照想

常明而常覺 不起明覺想 本性本金剛 不起金剛想

本性本圓覺 不起圓覺想 以幻而滅幻 幻滅而復滅

滅而無可滅 無生是真常 空空而無無 無無而復無

無而不可無 真常是無生 毋曰我滅幻 幻亦無可滅

毋曰我真常 真常亦非常 雖曰證涅槃 實則無涅槃

夫既無涅槃 而曰證涅槃 涅槃無可證 證於無所證

無所證而證	乃名證涅槃	雖曰離生死	實則無生死
夫既無生死	而曰離生死	生死無可離	離於無所離
無所離而離	乃名離生死	釋氏貴無念	無念以為宗
心迷有起滅	不自有其宗	心不逐乎念	無念是心宗
何以不思善	思善而善生	何以不思惡	思惡而惡生
因思而後善	善即在於思	善既出於思	而不本無思
無生則無思	無思安有生	有生便有思	有思豈無生
有思而有生	即名門外僕	無思而無生	捨筏登彼岸

洞玄極則經 纂十章

三一教主言。天數五。地數五。五而五之二十五。太極原在虛無中。虛無太極道之祖。笑殺道流。按跡慕古。惟向一身之外。空談鉛汞龍虎。又向八卦之中漫說屯蒙朝暮。籲嗟乎。道之不明也。惟是之故。安得真人對坐綠霞間。與之共話玄門之真土。三一教主言。汝不見天之高。日月星辰共森羅。一息一行幾千里。吾身璣衡亦如此。歸返還。運周天。天地反覆千萬年。真人不啟秘。假稱汞和鉛。東龍西虎不復說。只了性命便通玄。

玄中玄。須顛倒。顛顛倒倒煉不老。一陰一陽之謂道。谷神不死中有寶。

三一教主言。不運氣。氣自運。運氣反令氣不順。汝不見蒼蒼上浮之謂天。北辰居。五氣宣。夫何為哉。任自然。世人既無口授與心傳。何為乎。窮年矻矻守殘編。徒誦順成人。逆成仙。豈知太極一立。自然倒顛。上升下降無休歇。天地日月都迴旋。為無為。玄更玄。

三一教主言。天之高兮高無極。天自春秋我呼吸。一春一秋天

一年。一呼一吸我一息。莫道一息與一年。升降妙用我亦天。

四時行。百物生。靈化自然。餐芝服氣。駕霧乘煙。

三一教主言。至道無垠。默默昏昏。歸乎其根。至道無極。昏

昏默默。入乎其宅。我其與天地為常。我其與日月參光。我其

一屈一伸。而為神為鬼。我其一動一靜。而為陰為陽。前乎千

百世。後乎千百世。我其與之相為終始。相為存亡。道惟無內

無外。我亦無迎無將。我其登雲霞。躡鳳凰。遍觀乎曠莽之野。

復反於何有之鄉。委心而任運。逍遙以徜徉。時

三一教主乃復詠言

生生每不窮 一氣自鴻濛 得意鳶魚外 忘形俯仰中

春風披綠草 秋雨滴寒蛩 代謝錯行裏 盈虛相始終

水流花自發 吾亦任吾真 興入啼鸞外 風來弱柳春

觀化知無物 達生識此身 居塵塵不染 方是出塵人

或問道可以一言而知之乎。

三一教主言。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亦一言也。故曰。半言片句便通玄者。此也。

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中庸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篤恭而天下平。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是皆所謂聖神功化之極。釋氏之極則也。

大學所謂誠意者。有法有為以入門也。而孔子之無意。則無法無為而極則矣。大學所謂致知者。有法有為以入門也。而孔子

之無知。則無法無為而極則矣。孟子所謂求放心以存心者。有法有為以入門也。而邵康節曰心要放。程明道曰既得後便須放開。則無法無為而極則矣。

道書曰。身外有身。未為奇特。虛空粉碎。方露全身。此乃道教之極則也。豈惟釋教為然哉。

三一教主言。先衍也者。衍乎其天之先者也。而天之先者天天。衍乎其地之先者也。而地之先者地地。衍乎其日之先者也。而日之先者日日。衍乎其月之先者也。而月之先者月月。以混虛

氏之先乎其先者。而猶語人曰。我其衍天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天焉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地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地焉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日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日焉已爾。而非先也。我其衍月之先乎。而我之所衍者。月焉已爾。而非先也。而況余乎。衍其所衍之天。尚恐不足以達天。而況天之先乎。衍其所衍之地。尚恐不足以達地。而況地之先乎。衍其所衍之日。尚恐不足以達日。而況日之先乎。衍其所衍之月。尚恐不足以達月。而況月之先乎。故先衍也者。衍乎其先。

而與上知者衍也。先衍衍也者。衍乎其衍。而與知者衍也。

道統中一經纂十六章

三一教主言。□者。中也。而所謂□與○者。亦皆中也。○者。一也。而所謂一與•者。亦皆一也。

盧子文輝言。□與○俱作中字讀。乃吾心天地之中之真去處也。一與•俱作一字讀。乃吾心天地之中。只此一個一也。一或作直字讀。易曰。敬以直內。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孟子曰。直養無害。皆一字之義也。

三一教主言。□之內。只畫一丨者。何也。以其自上而下。心歸於腎也。故從丨。○之內。只點一•者。何也。以其從外而入。前返乎後也。故從•。丨也。•也。非有二也。然而丨也。則有丨貫之義。•也。則有立極之義。是皆不可不知也。

三一教主言。儒而聖也。以□以丨。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執□。曰丨貫。道而玄也。以□以丨。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守□。曰得丨。釋而禪也。以□以丨。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空□。曰歸丨。

三一教主言。儒氏聖。所謂頭腦學問本源工夫。非特曰執□—
貫焉已也。其曰安汝止。欽厥止。艮其止。止其所。緝熙敬止。
在止至善。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思不出位。立不易方。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渾然在中。粹然至
善。誠盡處。腔子裏。樂處。方寸。些兒。幾希。神明之舍。
道義之門。活潑潑地。樂在其中。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
其天。天下歸仁。退藏於密。何思何慮之天。不識不知之地。
難以悉紀。要而言之。無非為此□也。無非為此—也。無非為

此道統之傳。天下後世見知聞知計也。

三一教主言。道氏玄。所謂頭腦學問本源工夫。非特曰守□得一焉已也。其曰玄牝之門。天地之根。生身處。復命關。金丹之母。玄關之竅。凝結之所。呼吸之根。甲乙壇。戊己戶。心源。性海。靈府。靈臺。蓬萊島。硃砂鼎。偃月鑪。神室。氣穴。土釜。谷神。靈根。橛柄。坎離交媾之鄉。千變萬化之祖。生死不相關之地。鬼神覷不破之機。難以悉紀。要而言之。無非為此□也。無非為此一也。無非為此道統之傳。天下後世見

知聞知計也。

三一教主言。釋氏禪。所謂頭腦學問本源工夫。非特曰空□歸—
焉已也。其曰不二法門。甚深法界。虛空藏。寂滅海。真實地。
總持門。彼岸。淨土。真境。心地。極樂國。如來藏。舍利子。
菩薩地。光明藏。圓覺海。般若岸。法王城。西方。天堂。空
中。真際。這個。三摩地。華藏海。陀羅尼門。不動道場。波
羅蜜地。難以悉紀。要而言之。無非為此□也。無非為此—也。
無非為此道統之傳。天下後世見知聞知計也。

三一教主言。學從爻。覺亦從爻。蓋指吾心之爻之□。而言之也。虛空本體。本體虛空。然吾心之爻之□。堯舜允執厥中之中也。□本虛也。而易之爻。蓋以象人之真心。而虛其□也。豈非所謂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者與。故即此虛□而學焉。則為心學。德性之真知也。由此虛□而覺焉。則為先覺寂感之自然也。

三一教主言。河圖而虛其中者。釋氏則謂之○。余則謂之⊗。所謂能會這個麼者。是也。洛書而實其中者。道家則謂之⊙。

余則謂之⊗。所謂一點靈光者。是也。

三一教主言。如不欲執堯舜之□。貫孔子之丨。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則亦已矣。如欲執堯舜之□。貫孔子之丨。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必須有大力量。有大信心。發大勇猛。發大精進。如為將者。不有其身。不有其家。又且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當死了一般。然後可為也。如有一念之稍違乎□也丨也。一事之稍違乎□也丨也。一時一刻之稍違乎□也丨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

者哉。如造次之稍違乎□也——也。顛沛之稍違乎□也——也。不覩不聞之稍違乎□也——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

三一教主言。世之學宣尼之學。而以儒名者。委不知宣尼之□之——。而曰宣尼之□之——。殆非清尼牟尼之所能及也。問之□何以執之。不知也。問之——何以貫之。不知也。世之學清尼之學。而以道名者。委不知清尼之□之——。而曰清尼之□之——。殆非宣尼牟尼之所能及也。問之□何以守之。不知也。問之——

何以得之。不知也。世之學牟尼之學。而以釋名者。委不知牟尼之□之丨。而曰牟尼之□之丨。殆非宣尼清尼之所能及也。問之□何以空之。不知也。問之丨何以歸之。不知也。

三一教主言。聖人之聖。聖不可知矣。而聖人之所以聖者。其有屬於言語文字乎否。不可不知也。道統之傳。傳無所傳矣。而道統之所以傳者。其有關於見聞覺知乎否。不可不知也。

三一教主言。聖人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此這○也。惟其有此這○也。故能合天地之大。以為我之一身。而我闔我闢矣。縮古

今之遠。以為我之一瞬。而我呼我吸矣。

盧子文輝言。是身者非身乎。非身者是身乎。縱曰虛空。且難籠其體。有為者無為乎。無為者有為乎。雖云神鬼。亦莫測其機。

三一教主言。我之本體其太虛而太空者乎。惟其太虛而太空也。故能運虛空。我之本體其先天而先地者乎。惟其先天而先地也。故能生天地。我之本體其夏而大者乎。惟其夏而大也。故能儒而聖也。無聖而無不聖。道而玄也。無玄而無不玄。釋而禪也。

無禪而無不禪。然而何以謂之夏。而又曰大也。蓋我之夏。則有所謂□所謂○之真去處者在焉。先天而先地也。太虛而太空也。故儒氏得此□○而聖也。道氏得此□○而玄也。釋氏得此□○而禪也。此夏之所以為大。而合儒道釋而一之焉者也。

盧子文輝承

三一教主嚴命。結集夏午諸經。而道統中一之經。尤三一教主之所留意者。乃口授太虛先天圖。太極後天圖。天地人圖。天圓地方圖。於文輝曰。此道統中一之大旨也。文輝於

是遂以諸圖筆之於經之卷端。復附數言。俾天下萬世覽是圖。而能得圖之意者。則儒而聖。道而玄。釋而禪。而三尼道統中一之傳。有不在我乎。於是文輝乃復拜手稽首颺言曰。自古聖人未有八卦也。而伏羲則始河圖而八卦之。自古聖人未有九疇也。而大禹則始洛書而九疇之。自古聖人未有以□名中。未有以○名一者。而吾

師三一教主則始名之曰□。始名之曰○。然而謂之○者何。圓陀陀之義也。謂之□者何。方寸之義也。謂之●者何。立極之義

也。謂之丨者何。直養之義也。夫天此中也。而○者何。天圓故也。地此中也。而□者何。地方故也。而吾身中之方之圓。亦如是也。孔子曰。智者動。天圓之象也。仁者靜。地方之象也。夫既曰天圓地方矣。而又曰丨者何也。丨從○中而貫乎其下者。天之心與地之心合也。丨從□中而貫乎其上者。地之心與天之心合也。而吾身中之天之地。亦如是也。壇經曰。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然而何以謂之道統中一也。蓋有□者。有所以□者。有○者。有所以○者。夫所以□者。乃所謂未始

□。而□之所從出也。所以○者。乃所謂未始○。而○之所由
 生也。然而未始□未始○者。即□即○。即○即□。混混淪淪。
 莫窺其朕。無□之名。無○之名。而天之□之○。統於此也。
 地之□之○。統於此也。人之□之○。統於此也。故儒氏而執
 □也。道氏而守□也。釋氏而空□也。無不在此□也。□無不
 統。謂非道統而何。儒氏而○貫也。道氏而得○也。釋氏而歸
 ○也。無不在此○也。○無不統。謂非道統而何。此吾
 師三一教主中一之旨。蓋以發揮天地之秘。闡揚河洛之微。上

繼三尼之道統。下開萬世之太平也。文輝幸在甄陶之中。叨承
結集之任。敬陳膚見。用馨揄揚。

--	--	--	--	--	--	--	--

召集人 朱金坤

校訂 盧國濱 林如實

參校 陳性清 陳文樵 陳亞椿 陳麗星 許良生 李洪宗

黃文遠 黃秀英 王建設 凌朝暉 吳玉先 林坤林

李應金 溫明耀 鄭燦爐 鄭欽貴 張國章 邱添水

李德清 遊玉波 林瑞祿 劉文鳳 李金林 陳玉鳳

陳文玉 蔡國亮 李麗萍 曾洪德 曾秀瓊 朱金坤

排版打字 劉新尾 陳性清 鄭燦爐 鄭欽貴

捐資人 楓亭興華堂門人 朱金坤 徐良英（陸萬元）

蓋尾清山祠門人 林存芳（壹萬元）

貳零貳零年正月